

万亿美元氢能市场蛋糕诱人

目前全球氢能市场规模约为1000多亿美元,预计到2050年市场总规模将超1万亿美元。这块大蛋糕格外吸引眼球,变得越来越炙手可热。

根据高盛研究,在全球低碳转型过程中,氢能将发挥重要作用。一旦制氢技术发展成熟,氢能将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占比将达到可观的15%。这种预期也导致近年来氢能行业的投资显著增加,特别是在促进技术突破和降低成本方面。研究表明,要在203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在绿色氢能技术开发和运用方面的全球投资需求将多达5万亿美元。

从纸上谈兵到真金白银投入,氢能开发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但至今仍未成为主流投资品种。原因很简单,一系列技术难题和成本问题让人望而却步。然而,拐点似乎已经到来。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确信,氢能经济已经准备好起飞。

其中一个被特别看好的产品就是燃料电池。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燃料电池行业是绿色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性能是干电池无法达到的,特别适用于叉车、商用车和船舶等特种运输工具以及普通能源消费,既可以部分替代电网供电,同时还具备低成本和供给可靠等优势。花旗银行研究报告显示,到2030年,燃料电池电力将达到50吉瓦,市场规模为400亿美元;到2040年将进一步增加至1800亿美元。欧盟计划到2030年在各成员国安装4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电解槽,同时在欧盟周围建设40吉瓦容量的电解槽。

面对如此诱人的前景,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积极的氢能发展规划。欧盟雄心勃勃的氢能计划是: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将绿色能源燃料翻一番。发展大规模氢能产业是欧洲发展绿色经济的关键,有助于实现其确保能源供应链安全和降低能源价格及生产成本的目标。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还宣布成立欧洲氢能银行,计划向欧洲市场注入29.1亿美元的支持资金。

近年来,为适应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需要,欧洲绿色氢能产业一直在稳步发展。欧盟在2020年制定了“绿色协议”,为该地区的绿色氢能产业发展提出“三步走”方案,即到2024年在欧洲多个行业实施绿色氢生产和

在全球低碳转型过程中,氢能将发挥重要作用。一旦制氢技术发展成熟,氢能将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占比将达到可观的15%。面对如此诱人的前景,世界各地政府和大多数石油巨头都在押注绿色氢的未来,将其作为传统化石燃料的主要替代品,预计未来10年将有更多的投资涌入,并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氢能时代未来可期。

全球氢能市场规模

预计2050年将超1万亿美元

目前约1000多亿美元

花旗银行报告显示

到2030年

燃料电池电力将达到50吉瓦

市场规模



消费,到2030年创建区域互联的氢能市场、建设大型欧洲氢能基础设施。

为此,由西班牙石油公司与荷兰鹿特丹港合作建立的“南欧和北欧之间第一条绿色氢走廊”项目目前已经启动,预计2027年投入运营。鹿特丹港是欧洲最重要的能源港口之一,新走廊将支持鹿特丹向西北欧供应460万吨绿色氢气的目标。西班牙也充分展现其引领欧洲绿色氢能发展的雄心,该国能源公司雷普索联合另外33家公司组成财团,已经在绿色氢能产业投资了44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实现500兆瓦的绿色氢产能,到2030年则达到2吉瓦,最终目标为4吉瓦。南北氢走廊只是打响了第一枪,欧洲另外5个绿色氢走廊也摆在了谈判桌上。而世界各地的绿色氢贸易通道建设也正如如火如荼展开。一些企业已经在探

索通过管道线和主要海底电缆,实现更大程度的可再生能源共享和连接。

绿色氢依赖于使用可再生能源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迄今为止,绿色氢还非常昂贵,而它却是公认的最有前途的清洁能源

投资机会之一。世界各地政府和大多数石油巨头都在押注绿色氢的未来,将其作为传统化石燃料的主要替代品,预计未来10年将有更多的投资涌入,并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总之,氢能时代未来可期。

欧盟计划到2030年安装

4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电解槽

在欧盟周围建设40吉瓦

容量的电解槽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成立

欧洲氢能银行

计划向欧洲市场注入

29.1亿美元的支持资金

世贸组织指出

去年全球贸易表现好于预期



乌克兰危机已持续一年,对全球贸易影响几何?世界贸易组织当地时间2月23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乌克兰危机严重影响的经济体找到了替代供应来源,2022年全球贸易保持了韧性,表现好于预期。

这份题为《乌克兰危机一周年:评估对全球贸易和发展的影响》的报告估计,2022年的贸易增长将高于世贸组织去年4月份预测的3%,远高于对2022年更悲观情况的预估。全球贸易的稳定性在全球供应链中也很明显,2022年二季度中间产品贸易同比增长4%便是例证。

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萨表示:“面对乌克兰危机,全球贸易表现良好。冲突开始时最坏的预测并没有发生。由于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各国政府在世贸组织中承诺的合作,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和供应短缺的问题得以避免。以开放和可预测的贸易规则为基础,培育更深入、更多样化的国际市场,最终将有利于提高恢复能力。”

受冲突严重影响的国家设法更换了供应商或产品,找到了替代来源,从而能填补受冲突影响的大多数产品的缺口,例如,小麦、玉米、向日葵产品、化肥、燃料和钾等。受冲突影响较大的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例如,钾价格上涨4.4%,玉米价格上涨24.2%,虽然涨幅很大,但远低于最悲观的预测。世贸组织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模拟情景曾预测,在粮食出口限制叠加的情况下,在一些低收入地区,小麦价格可能上涨高达85%,而实际涨幅为17%。

报告指出,乌克兰出口额在2022年暴跌30%。该地区的谷物出口对许多非洲经济体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这迫使非洲经济体调整采购模式。例如,埃塞俄比亚过去45%的小麦进口依赖乌克兰和俄罗斯,现在则增加了从其他小麦生产国的进口,2022年从美国的进口量增长20%,阿根廷进口小麦占埃塞俄比亚总进口量的21%,而在2021年为0。由于燃料、肥料和谷物价格上涨,2022年俄罗斯出口额增长15.6%。不过,估计俄罗斯的出口量可能略有下降,汽车、药品或飞机等工业产品的贸易额有所下降。

在实施出口限制方面,世贸组织成员国的相对克制可能在抑制价格上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世贸组织最新监测报告所涵盖的2021年10月中旬至2022年10月中旬期间,世贸组织成员国采取的常规进口便利措施(非新冠疫情相关)的估算贸易覆盖范围(10384亿美元)远远超过进口限制措施的贸易覆盖范围(1635亿美元)。

报告认为,如果国际合作遭破坏,最不发达国家将承受最严重的冲击,因此从长期来看,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印太经济框架破坏多边贸易规则

刘晨阳

印太经济框架被美国赋予了浓重的地缘博弈色彩,试图把经济事务政治化、武器化,甚至意识形态化,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多边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整体格局和未来发展进程产生多方面的破坏作用。这一行径显然与国际社会共谋合作与发展的主流意愿背道而驰,不仅不得人心,而且注定会落得损人不利己、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作为美国拜登政府推进实施“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印太经济框架于2022年5月份启动,同年9月份开启正式谈判。该框架是拜登政府以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的,没有寻求国会批准,在内容上也未涉及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承诺,这使得该框架不仅在制度保障层面充满不确定性,在经济层面也缺乏福利效应和贸易潜力。此外,拜登政府的多位高官公开声称,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将用来“有效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显然,印太经济框架被美国赋予了浓重的地缘博弈色彩,试图把经济事务政治化、武器化,甚至意识形态化,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多边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整体格局和未来发展进程产生多方面的破坏作用。

首先,扰乱亚太地区秩序。“印太战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制定并实施的地缘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打造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安全与贸易规则,构建地区新秩序。“印太战略”最初以安全议程为重心,到2019年底基本完成了安全议程的实心化、机制化与多边化建设,并将美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打造为核心机制。

拜登政府上台后,为应对新冠疫情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形势和美国面临的各种内外部挑战,一方面在形式上调整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事风格,加强了与传统盟友和地区伙伴在经贸规则、技术管制、价值观等领域的协调,另一方面则继续积极推进实施“印太战略”,并谋求在深化安全议题合作的基础上补强经贸层面的布局,印太经济框架正是这一动机的产物。

在“印太战略”此前仅限于安全合作时,亚太地区中小国家持审慎和观望态度。在印太经济框架这件经济外衣的掩护下,美国将多个亚太国家纳入了“印太战略”的圈子。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利用该框架逐步把政治安全与经济议题进行捆绑和渗透,搞集团政治,甚至强迫一些国家选边站队。此举将极大压缩相关国家在亚太地区对外政策上的回旋余地和战略缓冲空间,加剧矛盾与对抗风险,严重扰乱亚太地区秩序。

其次,威胁亚太区域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稳定。

亚太地区云集了除欧盟成员之外最主要的制造业和贸易大国,是世界范围内价值链分布最密集、供应链连接最紧密的地区,这使亚太各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投资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并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亚太地区各国对于共同抵御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价值链和供应链合作的共识进一步提高。但是,美国却以疫情为借口将经济安全问题泛政治化,提出应依靠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构建“更为可靠和有弹性的供应链”。根据拜登政府2021年2月签署的“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等被列为关乎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在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欲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地缘政治手段,重点围绕上述产品打造疏离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

事实上,对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不仅是其最重要乃至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具规模 and 增长潜力的海外市场之一,在原材料供应、零部件和中间品生产环节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如果这些国家遵循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而单方主导制定的经贸规则,在经济层面疏离中国,不仅将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将失去相关产业发展的自主权。毋庸置疑,美国将印太经济框架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用意识形态割裂亚太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图谋将恶化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环境,妨碍生产要素在各国内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

再次,加大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的风险。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亚太地区成为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衍生和扩张最为活跃的地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两大自贸协定在2018年底和2022年初相继生效,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对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意愿进一步提升,希望以CPTPP和RCEP为基础,加快推进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一个完整的高水平制度框架。

近日,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在个别关键产品领域,德国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其中,德国对笔记本电脑的进口依赖程度最高,80%的笔记本电脑来自中国,而从中国进口的手机和计算机部件(如声卡和显卡)的份额分别高达68%和62%。此外,中国也是德国进口纺织品和LED灯等的重要供应商,进口份额分别为69%和61%。

报告指出,一些对特殊技术生产具有重要意义、被欧盟列为关键原料的稀土和其他原材料同样依赖从中国进口。例如,德国进口的钕和镨中超过85%来自中国,这些原材料被广泛用于电池生产。此外,德国在某些医疗产品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非常高,例如,医用口罩或止痛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产品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已超过90%。

报告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共有221种产品在德国进口产品中占主导地位,其中大多数产品所占份额超过80%。报告分析称,短期内,没有任何其他供应商能撼动中国在某些必须原材料和产品方面的主导地位。

报告的其中一位作者桑德坎普表示,如果欧盟抵制中国的进口产品,他们将找不到替代供应商。此外,桑德坎普明确表示,如果欧盟对华进行制裁,这必定会影响中国的产品供应,加剧德国某些关键产品的供应危机。

报告同时指出,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总体上低于贸易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水平,仅有一小部分的德国生产依赖于中国的资金投入。到目前为至,德国自身的投入依然占据最大份额。当然,虽然德国企业仅在个别产品上极度依赖从中国进口,但这些产品的依赖性却“至关重要”。

报告指出,相比生产领域,德国的消费领域更依赖中国。目前,德国生产所需的直接中间投入中,只有约0.6%来自中国,而在德国消费的最终产品领域,直接来自中国的份额约为1.4%。如果考虑到相互依存的中间接关系,中国对于德国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性则会翻倍。报告分析称,即使德国完全不从中国进口任何产品或原材料,德国经济也无法不受中国影响。

报告还通过模型对欧盟与中国“脱钩”的后果进行假设,结果显示,一旦欧盟选择与中国“脱钩”,即使欧盟建立起新的供应体系,从长远来看德国的经济产出也会减少1%。如果按照2021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德国将每年损失360亿欧元。桑德坎普对此表示,德国经济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依赖性较小,然而,德中贸易关系的突然中断会导致重要原材料、药品和最终产品的短缺,其后果是德国的经济繁荣将遭受重大损失。

本报驻柏林记者

脱钩

将损

陈希蒙

反观美国,近年来对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始终持消极态度,先是在2017年退出CPTPP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又在2018年新达成的《美加墨贸易协定》中主导设立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排他性的“毒丸条款”。在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现有国家中,除了美国和印度之外大部分都是RCEP或CPTPP成员,如果美国强力推行印太经济框架的规则优先,或者制定一些针对中国的具有“毒丸条款”性质的规则,不仅将对RCEP和CPTPP的实施形成掣肘,也会使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前景蒙上阴影,从而极大迟滞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最后,对APEC合作产生离心力。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亚太地区成员最多、级别最高和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并在成立伊始就明确了聚焦经贸合作,避免引入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的总体原则。但是,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首次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就大谈“印太战略”,与APEC的亚太大家庭氛围格格不入。2018年,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代替特朗普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发言中继续鼓吹“印太战略”并公开诋毁“一带一路”建设,致使APEC有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来首次未能发表正式的领导人宣言。

2020年,APEC设立了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的愿景目标。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多个APEC成员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这一具有明显地缘政治色彩机制,如果美国拉拢这些成员搞“小圈子”,必然会削弱APEC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给APEC经贸合作议题的推进实施带来干扰,使构建亚太共同体的未来道路变得更为曲折。

当今世界正面临地缘局势紧张、经济增长乏力、南北鸿沟拉大、疫情持续反复、粮食和能源危机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拓展和深化“以人为本”的多边和区域合作将是应对挑战的有效途径,这已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具体而言,应以合作为动力,共同搭建平台,共同制定规则;以共享为目标,倡导平等参与,分享发展成果;以发展为导向,共倡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治理和发展新格局。相形之下,美国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打造印太经济框架,以合作之名,行排他之实,拉拢胁迫地区国家加入其主导的地缘政治博弈,显然与国际社会共谋合作与发展的主流意愿背道而驰,不仅不得人心,也注定会落得损人不利己、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作者系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主任、教授]